

## 《社會運動的靈性》

(標題為編輯所加)

評論人：梁寶山

我先簡單地勾勒余振雄的文章的 problematic 出來。文章的 problematic，我覺得是十分宗教性及文學性的。例如文章以引語開始，「信任到了 2003 年出現根本變化。一場 SARS 疫潮和經濟低迷，董建華治港欠善帶來 50 萬人上街……」，接著他講述社會運動，用一種覺醒的方式去陳述。他說這種覺醒不斷重複，覺醒完又覺醒，那麼，覺醒了什麼？而每次醒覺是指向哪裡？指向本土？指向階級？還是指向中港之間的關係？每次運動也提出不同又好像相同的訴求，但又沒有結果。

我會形容這種講述很有文學性，尤其是講覺醒這個詞，我們可以連繫到 enlightenment 到五四的一些論述，叫人民走出來的一些方法。其實作者寫作的目的就在後面，講得十分具體：

*「香港在密集的『覺醒』同時，強烈的失敗和失望也共生。在判斷導致我們不斷覺醒又不斷抑鬱的原因，除了是我們對運動的想像過份地也過快地要一戰定生死，以政治決定非政治外，我認為分析自零三七一以後的管治理性，亦有助我們理解當下這種特殊的社會精神反應。」*

人民走出來，產生的社會精神的反應是怎樣，其實就是這篇文章想表達的東西。從這一點去看，我覺得這篇文章就十分有宗教性，或者說，他在討論社會運動的靈性是什麼的問題。

在讀這篇文章時，我腦中一直浮現另一篇文章，是蔡芷筠寫的、在網上廣為流傳的《80後成日失敗青年》。我不知道余振雄在寫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這篇文章，蔡芷筠提到了她在運動裡的那種挫折感，這與余振雄有呼應之處。雖然蔡芷筠的文章最後並沒有指向一個悲觀的狀況，但她也說明了在一種運動狀態裡的精神狀況是什麼。先舉一個例子：

*「在政治改革上我們其實從來也沒有成功爭取什麼，我們習慣失敗，多數只能在民眾和基層的層面上做功夫，讓多些人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社會現狀，搞集會、搞苦行、寫多張 banner 等所謂『吸引記者注意』的技倆。慢慢慢慢，不同朋友也開展他們的戰線，有人去了耕田，有人去佔領中環，我也在想其實應該要有新的行動方法，因為自己都開始厭倦了有事發生、吹雞、遊行、留守、清場、有事發生、吹雞、遊行、留守、清場的小輪迴。」*

我覺得這段話對於回應余振雄的文章十分重要。余振雄的思考，就由這個 problematic 引發，去做一個理論上的探索。

到底政治何時開始，人民何時開始，或者政治何時終結，或者人民何時終結，在這樣一個輪迴裡，會否有另一個時態上的講述方法呢？我們的討論，很多也圍繞本土，也因我們參與其中。這十年八年間的社會運動，其實有很強的 spatial term，講述的方式或者運作方式也很 spatial。余振雄則從阿甘本的理论衍生，引出對時態上的思考，尤其是他提到例外狀態的講法，到底是我們平常的是例外狀態？還是小輪迴才是例外狀態？我們是否可以有一個回溯式的時間上的講法呢？而這個回溯式的講法，會不會減低我們在運動中的焦慮呢。我覺得余振雄在文章裏，大致上就是想講這些東西。

但我對這篇文章產生了兩個問題，第一個我回答不了，可能要作者自己再引伸一下。他借用這些理論，其實是否真的可以幫助他去解決 problematic？在文章中是否有一個充分的解釋？第二，文章裡面講到了一種圍繞社會運動的精神、生命及狀態，這是否可以持續下去？如果回到剛才的討論，既拋不出一個路線圖，又拋不出一個政治議題的時候，那是否只是一個浪漫的宗教情操呢？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拿來討論的。我對近年的社運動員方式也有些質疑，我發現，現在開始有一個傾向，就是大家喜歡用一種選擇式的動員方式，即是因為時間有限，所以隨便吹水扯條幅，再抽取一些 preference，而這種方式其實十分容易陷入消費式的，或者只是局限在一個身份政治中進行。